

旅游 文学

丛刊



LUYTOUWENXUE

1983

2

17.1
12.2

J 217.1
5
1983/3: 2
I 217.1
149
3

旅游文学

LUYOUWENXUE

一九八三年第二期(总第二期)

小说

- 大漠 涂光群 (10)
吐鲁番的葡萄甜吗 佳 峻 (14)
黄山知道 徐晓谷 (3)

散文 游记

- 长江啊, 母亲 伍 杰 (24)
登峨眉 叶文玲 (30)
重游黄梁忆旧梦 杜芳琴 (21)
天上人间孰美 解 波 (35)
砥柱情思 贾同然 (54)
登祝融峰 周季胜 (52)
旅游小品 许艳雯 郭艳彬 曲 辰 吕文泉 (61)

诗 歌

- 西藏回旋曲(组诗) 王燕生 (20)
写在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(组诗) 叶廷滨 (22)
诗人游踪 纪 鸥 柯 原 钱光培
林 希 薛振荣 赵中森 傅金城 (47)
雁翎集 唐光玉 王中朝 纪 学 蒋 力
阿拉坦托娅 郭良原 王 青 谢 雨 赵发魁
雷子明 晋效先 王耀东 程光炜 陆 健 (38)
诗词之页 常任侠 尹铁城 吴淮生 (46)

海外掠影

- 安曼印象 彭 龄 (65)



B

344816

新人新作

- 四等舱里的年青人(小说)马晓光 朱淑琴(56)
湖山秋色(散文)刘 蔚(59)

译 窗

- 越过英吉利海峡.....爱德华·希恩(67)

名作欣赏

- 画山绣水赋东林毛 冰(43)
山川钟灵翁 寅(41)

旅游文学论坛

- 诗人们走向世界谢 冕(78)

美 术

- 石鲁山水画选.....(封二、封三)

本 刊 启 事

为了集中精力把刊物办好,来稿请注意以下事项:

- ①来稿请用方格稿纸撰写清楚,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。引文一定要注明出处。
- ②油印、复写、打印、短诗及三千字以内的稿件一律不退稿。两个月未接到来稿处理通知者,可另行处理。
- ③请勿一稿两投。稿件一经发表,即致稿酬。请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,发表时署名听便。

责任编辑:湖 涌 易殿选
美术编辑:张 森
尾花作者:王安江 李舒弟 丁 钰

J 217.1
5
1/203/3:2
I 217.1
149
3

旅游文学

LUYOUWENXUE

一九八三年第二期(总第二期)

小说

- 大漠涂光群 (10)
吐鲁番的葡萄甜吗佳 峻 (14)
黄山知道徐晓谷 (3)

散文 游记

- 长江啊, 母亲伍 杰 (24)
登峨眉叶文玲 (30)
重游黄梁忆旧梦杜芳琴 (21)
天上人间孰美解 波 (35)
砥柱情思贾同然 (54)
登祝融峰周季胜 (52)
旅游小品许艳雯 郭艳彬 曲 辰 吕文泉 (61)

诗 歌

- 西藏回旋曲(组诗)王燕生 (20)
写在金碧辉煌的古建筑群(组诗)叶廷滨 (22)
诗人游踪纪 鸥 柯 原 钱光培
林 希 薛振荣 赵中森 傅金城 (47)
雁翎集唐光玉 王中朝 纪 学 蒋 力
阿拉坦托娅 郭良原 王 青 谢 雨 赵发魁
雷子明 晋效先 王耀东 程光炜 陆 健 (38)
诗词之页常任侠 尹铁城 吴淮生 (46)

海外掠影

- 安曼印象彭 龄 (65)



B

344816

新人新作

- 四等舱里的年青人(小说) 马晓光 朱淑琴 (56)
湖山秋色(散文) 刘 蔚 (59)

译 窗

- 越过英吉利海峡 爱德华·希恩 (67)

名作欣赏

- 画山绣水赋东林 毛 冰 (43)
山川钟灵 翁 寅 (41)

旅游文学论坛

- 诗人们走向世界 谢 冕 (78)

美 术

- 石鲁山水画选 (封二、封三)

本 刊 启 事

为了集中精力把刊物办好,来稿请注意以下事项:

- ①来稿请用方格稿纸撰写清楚,勿用不规范的简化字。引文一定要注明出处。
- ②油印、复写、打印、短诗及三千字以内的稿件一律不退稿。两个月未接到来稿处理通知者,可另行处理。
- ③请勿一稿两投。稿件一经发表,即致稿酬。请注明作者的真实姓名,发表时署名听便。

责任编辑:湖 涌 易殿选
美术编辑:张 森
尾花作者:王安江 李舒弟 丁 钰

黄山知道

徐晓谷



通往天都峰的山道上，赵海丽喘着气，一边擦汗一边解开帽带，打算歇歇脚。下面却传来了呼喊：“前面的老大，快开船喽！”

这里是不宜中途休息的。海丽生气地猛回身，一阵山风扫过，将她的草帽敏捷地掀起，一眨眼，它已悠悠地飘下了山谷。

“哎，我的帽子！”她不顾一切地去追扑，竟忘了这里是海拔一千多米的山道。一只有力的手拉住了她。

“你拉住我干吗？”

“我不想看人跳崖。”

“那我的帽子就不要了？”

“这不是吗？”对方拿下自己的草帽，一下扣在海丽那扎着小辮子的头上。

“你？……”她突然大笑起来，看着对方刚脱掉帽子的“倒挂松”似的头。

“你也是土八路？”她笑够问。

“什么土八路？”他温和地反问道。

海丽回过身来，比划着，“胸前没有校徽的呀！你没见每人都有吗？”

确实，暑假期间的黄山，几乎成了大学生的世界。

“那么说，你是个土八路喽？”

“不，我也有。”她又笑了，掏出一块徽章，自嘲地说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发的，看，百货第一门市部九号！”说完，呕气似地直往上窜。

黄山有多少峰，谁能数得过来！一眼看去，密匝匝地直竖着，在云雾里时隐时现。天都峰雄踞于各峰之间，高而险，海丽忽然想起“任它五岳归来客，一见天都也叫奇”的诗句。

前面有人在喊：“加油呵，伙计们，鲫鱼背到了！”

“快一点！”海丽等她的伙伴气吁吁地喘到面前，“讲师，——你是讲师吧？反正我看你象讲师，要我拉拉你吗？”

“讲师”只好扶扶眼镜，委屈地笑笑，摇摇头。现在，海丽来押阵了。

真陡！海丽好几次想用嘴咬住“讲师”的球鞋跟！上，一步步地上。多少次听人提起这个只有鲫鱼背那么宽的险道，多少次梦里为它弄得小腿抽筋！它，该是个顶顶好玩，又顶顶险奇的地方吧！

云雾，从脚下往上涌；风，又将它扯成一缕缕的，在人的腋下，胯下飘来

钻去。一米来宽，十几米长的“鲫鱼背”，横在面前。海丽一步跨上去，大大咧咧地走在这凌空而起，四顾无依的险道上，大声问：“快到没有？”

“讲师”正在前面小心翼翼地移步，忙说：“别往两边看！听见没有，眼睛看着前方，步子踏稳。”没等“讲师”这警告说完，海丽早东张西望地欣赏起来；天哪！两边石壁，黑森森的，象被利斧劈出来似的，直上直下，深不见底。不断升腾的云雾，仿佛要将人带走。风，横扫着，吹得那平贴在石壁上的挂松，发出颤抖似的啸声……

“啊，鲫鱼背，鲫鱼背！”不要命的赵海丽，竟跳了起来！这一下，差点将“讲师”吓晕过去。

“你真是个疯丫头。”

“鲫鱼背，就这么点……？”她问。

“怎么，不过瘾？你难道想走钢丝！”“讲师”拿出照相机，对着远山在我镜头。海丽一屁股坐在石岩上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一点也不险，真没劲！”

“没劲？你根本不会看景，你不了解黄山。我都来过三次了，每次都有劲。”

“三次！不厌么？”

“废话。”他回过头来，狠狠地瞪了海丽一眼，“那你饭也要吃厌了？！”

海丽想笑，但没敢。

天都峰下的恢宏的山壑里，怪石林立。其中有一块峭石上，连坐三块浮石，象是那位巨灵小心地搁上去的，仿佛用一把弹弓和一九石子便能将它们弹下来！

“该死的云雾，又看不清了，”“讲师”一边咕哝着，一边问，“那么，你来这干什么？”

海丽没有回答。

一会儿，太阳从云雾里挤了出来，对面的莲花峰，清晰地袒露在人们眼前。气势磅礴，仪态万千。

海丽第一次沉默了，看着忙得正欢的“讲师”，不无羡慕地想，“是的，我来这里干什么呢？”

二

记得谁曾说过，“有的人的命运，是天使用银锤敲出来的；有的人的命运，是魔鬼用斧背砸出来的”。这段话，海丽在给她老朋友张芳的信里就引用过。这倒不是自怨自艾，人家张芳考上大学，也是好不容易挤上“末班车”走的。最后一年金榜题名，险些象她海丽一样成了永远的“土八路”。作为她的老同学，现在成了县城一个小小的百货门市部的营业员。

门市部有十来位姑娘、小伙子，只有一副“扶式康乐棋”，四人对打，没轮到的就须扶住底架，否则它就撒手不干！当然，晚上可过过现代化生活，扭开录音机，欣赏邓丽君的“月亮代表我的心”。不知为什么，海丽自走上工作岗位后，第一个发现是：自己打呵欠的次数，显著地增多了。照理说，海丽现在应该感到满足了，只要每日按时上班，到月底，领回工资还不算，还可心安理得地拿到一份奖金。眼下正在搞“责任承包”，有许多道道好学。但她偏偏不安分，总觉得生活“没劲”，可问她究竟缺什么，她似乎也讲不出。

“闷死了！闷死了！”一次在食堂里，她将菜盘敲得山响，厌厌恼恼地喊，弄得大家莫名其妙。

她曾集过邮。什么集邮本、《集邮》杂志、特制的刷子、精选的胶水等。可

没多久，都统统被她送进了妈妈的破藤箱。“没劲！又不是幼儿园的小鼻涕！”

她很钦佩小康的乐天性格，整日歌不离口，一张《体育报》可看半天，经常摇头晃脑地宣称“体育界权威消息。”海丽也想做一名体育界的“业余参谋”，但人家小康可不卖账。

“郎平今年几岁了，有对象吗？”

“是女的……，排球队员吧？”海丽窘了。

“穆铁柱的孩子一生出来有几斤重？”

海丽慌了。想不到做名“及门徒弟”要经这样难的考试，只好无奈地摇摇头。

“去，去，去！”小康俨然国际教练派头，“这都是最起码的常识，真是，——常识！”这一下气得海丽将《体育报》揉成一团，直摔到他那张神气活现的脸上。

唉，生活真是乏味而没有节奏的歌啊！

素芳来信了，劝她学英语，“你就象看电影一样学学它，怪有趣的。好在你有底子，完全可自学。”

可英语与电影相比，毕竟是相差太远了。不知哪个小子嘴损，说，“赵海丽不到场，电影院就不开演！”话虽这样说，但海丽仍感到乏得慌，找不到平衡生活的支点。也不知她怎样想出的主意，伙同几位如小康辈的活跃分子，到团支书面前请愿，“我们上一次黄山吧？”

“没经费。”团支书一副苦脸。

“我们自己掏钱。”

“没时间。”

也许是海丽的手几乎点到团支书的尖鼻子的缘故吧，他一下子躁起来，“你有本事就自己去，别管我干吗！”

哼，赵海丽可不是泥捏的！四天的法定休息，三天的“正当”病假，挎包一拎，对着镜子撩撩头发，往里面喊一声，“妈，我到镇家玩几天。”轻手轻脚地上黄山了。姨家在省城呀？没关系，能瞒过妈妈就行。

瑰丽雄奇的黄山，多好玩呵！据说它有三奇：云雾、怪石、奇松。当然，还有更有趣的东西，不知能不能见到猴子，画片上不是有个“猴子观海”吗？

可现在，海丽觉得自己向来无牵无挂的心里似乎飘进了一缕云雾，有点讲不出的迷惘；又如那块要坠下来的浮石，虚飘飘地，一点也不踏实。海丽又看了一眼在阳光下显得错杂而深妙的山壑，想：是呀，我来这里干什么呢？

三

海丽怎么也想不到，玉屏楼宾馆的菜肴会这样简陋贫乏！待她挤上去头时，只剩下酱茄子和寡油少味的冬瓜汤了。她咽着发粘的唾液，真不想吃。

黄山是好客的，它一天要接待多少游客呵！你瞧，现在宾馆内早已没有立足之地，就是外面的山坪上，也东一堆、西一簇地散满了人。

海丽只好端着饭菜到“露天餐厅”去。

盛夏的日光，火辣辣地烤着人，但在这里，并不觉得热。海丽在一块岩石上找到了可进餐的地方，刚要坐下，就有一位妇女跑过来说，“对不起，请让一让，我们正在拍照。”

“拍什么照？”海丽奇了。黄山怎么到处都可入画？

“喏，就是它，迎客松！”

什么！海丽一抬头，才知面前的大松树，正是驰名中外的迎客松，自己正

在它的“华盖”边进午餐呢！她不胜惊惶地退了开去，好象不相信似地，端详起这株“松中之王”来。

没什么神奇，好象也不伟大。

鳞鳞扎扎的树干，疏疏落落的树冠，近看，并不“亭亭如伞，”倒从那稀疏的针叶缝里，漏下游移的阳光，透出了老迈的消息。那潇洒地伸向前方的横枝，大概就是“迎客”一义的体现吧，可现在，那最具神韵的一枝却被一根杉木斜撑着……。海丽有点失望，它远没有照片上见到的那样美。

云雾一时遮天，一时又被太阳扯开。天色犹如放电影，时暗时明。海丽拨拉着饭碗，实在不想吃。她不由得放眼山下。

磴道上，这时正移动着几个挑担背篓的人。他们佝着腰，一至一至地往上走，从不时抬臂的动作看，一定是大汗淋漓了。海丽不禁感到一阵疲累，两个小腿都紧紧地酸了起来；自己空手走都累成这样，真亏他们。

又一阵云雾涌上来了，那样轻逸，那样飘然，整个天际都凉森森地暗了下去。远处，在阳光照耀的地方，群峰显得更为峭拔了。一阵风掠过，这些没有根基的轻雾，如同被谁拽拉抽走一般，又无影无踪了。

海丽终于看清这支负重的队伍：两个男的一个女的。男的挑着大米和盐，女的背着一篓茄子、南瓜，上面还歪着一只有点发干的西瓜。他们都卷着裤管，粗壮的脚肘，厚实的胫板，稳稳地落在一级级磴道上，有板有眼的，不慌不忙的。他们经过“迎客松”下，气都未歇一口，又向更高的犀牛岭攀去。

哦，这里的盐都是人挑上来的！海丽好象觉得碗里的饭可口起来了。

迎客松的根部挤满了石头，那里，好几根虬龙似的树根裸露在外，扭了几个弯，又一头扎入石岩下，扎得那样深，那样牢。难怪它有这样高壮的身躯……海丽重新打量着迎客松，为自己的发现惊奇了：怪呵，它又如画片一样傲岸雄奇了！

“快走啊，不怕累的跟我上莲花峰！”有人在喊。

海丽抬头远望，在犀牛岭的磴道上，那几个挑担背篓的黑点，正在往上移，一寸一寸地。

“捡起来，捡起来！你那掉在地上的脚印。”这是爷爷和她开玩笑的话，不知为什么，会记得这么牢。

来捡脚印的？笑话。海丽恼了：真是，我到这里干什么呢？

四

丧气呵，晚饭都未来得及吃完，就连奔带跑地到“排云亭”看晚霞。结果，那空旷、荒老的“西海”，虽然石壁参天，山峰矗立，气魄夺人，可一点“海”的样子都没有。云，该死的灰云，将西边的天空封得严严实实的，西沉的太阳，连露个脸的机会都没有。

“晚霞笼罩着伊洛瓦底江，

今天它来不及爱上黄山……”

不知哪个俏皮鬼唱的，引起一阵哄笑。

“我们等了这么久，这不是白费神了吗？”海丽不服气地说。

“这有什么稀奇！世上白费神的事多咧！”看来是位爱饶舌的大学生，“万里长城累死几十万人，还不是充当摆设，打起仗来顶个屁用。第二次世界大战，法国修了条钢铁般的‘马基诺防线’，费了几千万法郎，结果，嘿，连一枪都未挨上打，德国人早已占领了巴黎！人，木来嘛，是个可怜蛋。”

这位“可怜蛋”走了，懒懒散散地。

海丽赌气似地楞坐在一株松树下，一块一块地往“海”里扔小石子。

是呀，谁不曾做过“白费神”的事呢！

人家海丽有一副天赐的好嗓子，唱起歌来银铃一样地脆响，自然，紫红色的帷幕，滚雷一样的掌声都进入了她的年轻的梦。学五线谱，听唱片，天蒙蒙亮跑到城门楼上吊嗓子，每天乐得象匹小马驹，可风言风语来了：“象这样的歌手，我们城里找找，至少有一麻袋！看，她还挺神呢！”海丽受不了了，“再也不唱了！”发下太平洋般的誓。还好，海丽马上做起第二个梦来了：她开始学画了。她爸爸是这小县城里数得上的画家，得天独厚。一时，苏里柯夫、列宾的现实主义，莫奈的印象派画风，还有最时髦的毕加索，叫什么“立体派”的，海丽都能讲出个道道来。可生活的色彩并不是专在她调色板上调合的。参加工作后，有人就说她“不地道”。一次技术考核总结大会上，经理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：“你们青年人，要立足本职，心怀世界，要有螺丝钉精神。可现在就有个别青年不务正业，不钻研技术！背着一块板，到处转来转去……”。海丽的考核成绩是“特优”，但仍然挽回不了她那块画板被塞进火炉的命运。看着那心爱的画板冒烟，起燃，最后成为一块炭，海丽第一次哭得心发痛。

“什么都是白费神。”海丽信了。从此以后，海丽的生活是非常的省心了。省心得尽打哈欠！……

天不赏脸，回去吧！

海丽刚走了几步，一个耳熟的声音止住了她，“你太缺少耐心了。”

哦，又是“讲师”！海丽不解地看
着他那认真的架式：弯着腰，蹙着腿，
双手在调整相机，显然又在选角度。海
丽突然笑了，“讲师，你要拍一张灰色的
晚霞吗？”

“当然。”他直起腰，看了海丽一
眼，又小心地蹲了下去，举起照相机，

“记住，下次可不要叫讲师了。我不
是。”

“不！”不知为什么，海丽认定他
是讲师。

天边，在那厚重的云幔里，透出一
线橙黄色的霞彩，顿时，整个天际生动
起来。

“今天会有晚霞吗？”

“讲师”慢悠悠地点起一支烟，
说，“只要有耐心，就有了。”

耐心？海丽看着暮色越来越重的
“西海”，那森森的石壁，那灰蒙蒙的
天色，生气了，“你还想照吗？该回去
了！”

“当然！不得明天再来。”他站
了起来，扔掉烟头，“回去。别耷拉着
个脸。黄由不是你兜里的馒头，老天爷



也不是你的亲舅舅，好运气，好机会，要自己去找，自己去找！”

分手时，“训师”说：“要有耐性，一个人没耐性，可什么也干不成。”

他走了，兴致勃勃地，也不说声“再见”。

天上没有一颗星，但夜似乎并不黑，一层类似月光般的轻辉，在这清涼的夜里荡漾着。周围的景色都依稀可辨。

海丽不由叹了口气。

要是没把那画板烧了，要是硬憋口气，咽下去，那……唉，耐心！去你的，越想越烦，早点回去睡吧！

五

人类非有什么缘分？碰上他有几次了？海丽睁着眼，望着铁架床顶，无声地笑了。

……天都峰下来，上玉屏楼，走到“蓬莱三岛”，又追上了他。他正挺卖劲地寻找“最佳镜头”，一抬头便发现了海丽。

“是你，累吗？”

“还可以。草帽要不要还？”

“算了，作个纪念。”说完，收起架式，与海丽一起上山。

“你知道黄山的性格吗？”他问。

海丽惊奇了，“什么，山还有性格！”

他一下子来了劲，“我是个摄影爱好者，到过普陀山、庐山、泰山和这里的黄山。自从一来黄山后，就被它震住了。它太丰富了，既有普陀山的慧敏，庐山的蕴蓄，也有泰山的刚正之气。但它远不止这些，不止这些。”他掏出手帕擦擦头上的汗，又接下去说，“黄山，有俊逸挺拔的峭石，也有幽深莫测的峡谷，一个人如能具备黄山性格，那真是太难了！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

“那么，你就什么都经得起，成功也好，失败也好，就象那‘蓬莱三岛’，横看也好，竖看也好，它都是美的。”

突然，他回过头来看天都峰，站着不动了。海丽顺着他的眼光看去：天都峰整个都刚从云雾里露出，那硕实的底座稳稳地卧着，挺直的山骨斜伸向天穹……

“这才叫顶天立地呵。”他轻轻地说。

……海丽翻了个身，睡不着呵。

当年与素芳一起复习迎考，热情冲天。海丽考到第三次，就再也沒这份耐性看课本了。素芳劝过她，求过她，最后眼泪也流了，可海丽就是不听。这一年，她彻底歇手不干，可素芳却考进了大学……

真粗心！也许，我海丽正少了点“黄山性格”吧？可我从前沒到过黄山呀！

六

海丽真不想去。

整个宾馆从凌晨四点起，就一直未安生过。大家都说，“到黄山，不上清凉台看日出，那算是白来了！”海丽可不管这个，一拉被子，蒙起了头；睡吧，世上没什么事犯得上这样起早的。

热烈的谈论声，抑制着喜悦的笑声，水壶的碰撞声，匆忙而轻快的脚步声……，汇成一股动荡昂扬的声浪，海丽要想再躺下去，是不可能了。“真烦

人！”她只好愤愤地起床了。

生活就是这样有磁力。

外面，晨光熹微的空气里，充满了松针的清香和未知的神秘。天上，疏疏地布着几颗星，闪闪烁烁的，象是一首朦胧诗。

海丽不知道看日出的人会有这么多！“清凉台”上早已挤得水泄不通。“曙光亭”这边，一直往南，沿山都站满了人；那边，“清凉台”那边，一直延伸过去，沿山也都站满了人！海丽想挤进去，走不进。

天色慢慢地变得明朗。崖上的一株株遒劲、苍劲的松树，给灰茫茫的天幕映上了非常清晰的剪影。人群中，热烈的议论有如海潮起伏着。海丽有点急了，在人群后面直打转。

“这边来！”

从一块上面大，下面小的巨石上，“讲师”伸出手来。

这里真可称得上“包厢”。六七个人坐在上面，宽宽敞敞的，可贵的是它刚好对着——快看！云，翻滚着的云，象士兵一样正在集结。它们从容不迫地变幻着，升腾着。乳白的，灰白的，青灰的云，漫溢了脚下的山谷，茫茫地铺向那遥远的天边……

海丽看了一眼正在聚精会神地摆弄着照相机的“讲师”。他的后面，是位穿连衣裙的姑娘，肩头披着件笨重的棉大衣。

“你不冷吗？”她友好地问海丽。

海丽两手抱胸，说，“有一点。来得太早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比你至少要早一个小时。”

“那你比我还傻。”

她无声地笑笑，“睡不着呢，来过两次了，都是下雨。为了它，想了好多年了。”

海丽心里一动。这也是耐性吗？

天色越来越亮了，一切都清楚可辨。东方，在灰白的底色上，正神奇地刷上一层明晃的玫瑰色。

喧腾的人声，那蓦地飘上山巅的几缕白云，如藏起的浪花，转瞬就散逸不见了。

“来了，来了！”一阵惊喜的叫声。霎时，山上的一切，都敛声屏气地向着东方，只有那翻腾着的云，更急骤地变幻着，滚涌着。

“万岁，太阳！”站在海丽身边的小伙子欢呼起来。

“万岁——！”仿佛每个山峰都在回应。

海丽一时觉得两手无处可放，张着嘴，脖子不由自主地颤抖着。

“啊——，啊——，”穿连衣裙的姑娘跪在大衣上，两只手向前伸着，眼里含着莹莹的光，喃喃地说：“真好，真好，见到了，终于见到了！”

一股海丽熟悉的暖流从心里腾起，使她眼里涌出了有些生疏了的泪痕。

海丽扶着那位姑娘的肩，情不自禁地对看那还在翻滚的云海，规矩地勾了一躬。

是赞美，是感激？海丽不知道。

太阳，鲜灵地照着。照着清凉台下面的步步石级，那是海丽走过的路；也照着清凉台右面，那条同样要爬，要滑，要摔跤的路。那里，将通向“始信峰”，将通向更远的山的深处。

“我来这里干什么？”海丽拭着眼脂，站稳身子，直望着那轮越笑越美的太阳。

呵，黄山知道……

（题图、插图杨杰）

大漠

(小说)

涂光群

“第220窟。你看唐代女郎的舞蹈。她立在一块小圆地毯上：‘慢脸娇娥纤复秣，轻罗金缕花边落。回裾转袖若飞雪，左袂右袂生旋风……’这是唐朝诗人岑参的诗吧？这样来形容她身材的纤巧，服饰的飘逸，舞姿的快速、优美，是最贴切不过了……”

“第320窟、321窟、322窟。我带你们看看唐代的飞天。飞天那是佛教的‘极乐世界’之中称为香音之神的。她们满身香髓，体态轻盈，穿着丰腴的蝶翼样的蓓衣，靠那长长的飘带飞行。或琵琶慢弹，或笛儿横吹，你们是不是听见了那飘渺在天空的阵阵仙乐？或举手投足，顾盼流眄，有的手托花束、花盆，你们是不是闻见了这些舞蹈女神散发的阵阵幽香？”

“第45窟的盛唐彩塑菩萨象。你们看那半透明的裙裾，那美丽的象音乐的韵律一般流动的衣纹，以及那半含半露，只有青春女性才会有的丰润、光鲜的身体，这简直是美的化身啊！佛教的教义是劝人出世的，可是盛唐时期的佛教艺术也完全‘人世’化了，效果适得其反，那是教人热爱人间地上的生活，追求美啊！”

“第257窟。这里有个鹿王本生故事的壁塑。这个故事，印度的‘五卷书’上有的。一个人失足落水，快要淹死了，大声呼救。九色鹿闻声赶到，把他救起来。那人感激不尽，发誓要给他当奴仆。鹿说：‘不需要，只望你不要告诉别人，我在这里。’这国的王后做了个梦，梦见九色鹿的鹿皮很关，她想拿它做个坐垫子。天明了，她向国王撒娇，说，得不到这张鹿皮，她就自杀。国王出了张布告：谁能捉到这只九色鹿，赏他官做，还分给他国库里一半的银钱。那人重利贪财，忘恩负义，当了告密者，出卖了鹿。鹿在河边睡觉，乌鸦（佛的弟子阿难变的）飞快地给它报信。于是鹿去见国王，说明事情的原委，揭露了恶人，点化了国王、王后。原来鹿是佛变的……”

她的讲解太富有艺术魅力了。她那广博、丰富的知识，饱含感情的叙述，娓娓动听的故事，把敦煌的壁画雕塑说活了，使得中外的听众跟它一起来热爱那本来就十分博大、精深，魅力无穷的敦煌石窟艺术。

她那特有的女性气质，婀娜的身段，温婉的语言，学者的风度，本身就带有某种魅力。我听见听众中有人说：“她竟像个女菩萨。”

她是我在女十二中时期的同学。后来她进了美术学院，我学舞蹈，我们分手了。想不到相隔二十年，我们奇迹般地莫高窟相逢。

她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了我。秋天是参观、游览的旺季，中外宾客来往不绝，住所非常拥挤。我和广州美术学院的几个女学生挤住在一间小屋里。当她从人群中认出了我，便要我搬到她家去住，因为孩子他爹正好出差在外，家里有空铺。

老同学分手多年，乍一见面，话题是很多的，加上我们都是搞艺术的，可以交流的东西本来就多。她们夫妇俩都是敦煌艺术的专家，多年临摹、绘画，收集的资料也多。在学习唐代的舞、乐、画上，她给了我许多新鲜的知识。住在莫高窟的

三天，晚上我们同处一室，常常谈得忘记了时间。三天的叙谈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是艺术家讲说的关于她自己的一个故事，这是一首动人的诗，一些难忘的画面，一曲绝妙的音乐。

你问我怎么遇见了他，怎么留在了敦煌？前些天一位记者来采访，我给他说了我们的故事，这位记者听后用了许多形容词，什么热爱自己的专业呀，志同道合呀，我心想这当然也是对的，但如果象这样报道出去，那就索然无味了，而且我也不喜欢这些高级形容词。……生活里本来有许多有趣的事儿，有一些偶然的契机，有它自身特有的色彩和韵味儿，那是需要人们自己去体会、而不大可能言传的……

那是一个欢悦的夏天，一个愉快的假期，我们实习来到敦煌。白天紧张地去洞窟里临摹，绘画，一弄就是七、八个钟头，八、九个钟头，顾不上欣赏莫高窟的风景。只是在晚饭后，才有点闲暇时间出来散散步，稍事休息。这里有来自四面八方美术院校的学生，女同学也不少。饭桌上你听听乡音吧：有豪爽、泼辣的北方话，有重浊、古朴的广东音，有轻软、甜润的江浙话，有抑扬顿挫，带点辣味儿的四川方言……

你知道，我在咱们女同学中自来是有点野劲儿的，我喜爱冒险。记得初中时爬“鬼见愁”吧？我一个人跑在前边，后来迷了路，在西边的黄桦树林里象有鬼魅住似的出不来，亏得这地方没有野兽，没有坏人暗算，我一个人钻了三、四个钟头才找见路……急坏了咱们那位女老师。

那天晚饭后天还早，我一个人攀上了九层楼阁的阁顶。下边是莫高窟最宏伟的洞窟，里边有身高26米的唐代大坐佛。这里是莫高窟的最高处，从这边往下望去，长长的岩壁上高低错落、大大小小的洞窟尽收眼底，还可以望见对面的三危山，在夕阳的斜晖照耀下，三个秀美的山头，金光律动，象是有什么神佛的手在抚摩。这也许是一千六百多年前，第一个来这里的乐僧和尚所看见的景象吧？可是我并不满足，怀着强烈的好奇心，想看看窟顶之外是个什么景象。我便寻找一条通道，翻到沙墙以外。那是一条白沙堆涌的坡道。我的凉鞋很快灌满了沙子，我索性脱下鞋，光着脚丫攀登。细沙软和、清凉，光脚踩在上边分外舒适、惬意。不一会儿便到了山顶。啊，山顶上竟是广袤的平野，一望无际的沙原，远接起伏的沙丘。啊，这就是鸣沙山的东头。“沙挟风而鸣响”，鸣沙山绵延于敦煌绿



洲的东南，长数十公里。我去过它西头山脚下离敦煌城仅有五公里的月牙泉，那也是风景绝美的地方。到了鸣沙山东头的山顶，就更清楚莫高窟的位置了，它正是在鸣沙山东头的岩壁上。在这平平展展的沙原上，我快乐地奔跑起来。我是自然的女儿，又回到了自然的怀抱；忘记了攀援后的疲劳。忘记了青年女子孤身一人可能有的恐惧。放眼望去，偌大的空间里，空无一人，而地底下却是那些无名艺术家的不朽杰作，美不胜收的“石室宝藏”。使人感觉到天地的壮阔，历史的悠远，人生世代的无穷……我既快乐得有点儿发狂，想在沙地上打个滚；又似乎染上一点儿忧郁之情，也说不清这忧郁都是为什么。假使我在这儿痛哭一场，不会有人干预吧？正当我乐得癫狂，悲在莫名之际，遥远的沙原一角，忽然出现了个小黑点。渐渐地看清了，小黑点是人，并且正在朝我这个方向走来。那会儿我有点儿惊怕了，心不禁咚咚地急跳起来！这是个什么人？假便是流氓、坏蛋呢？躲避、逃脱都来不及了！我勉强镇定下自己，要是坏人就问他讲吧，拼个你死我活！可是心还不住地急跳，脸上也淌汗了。我屏住呼吸，紧张地注视着这人。但来人走近了，看得更清了，这是个瘦高个儿的男青年，文弱书生的模样，一头黑发搭拉在宽阔的前额上，上身衣服敞开着，手里提的好象是个灰色的扁囊。说不定还是个同行呢？我的精神稍稍弛下来。奇怪的是来人的下边也和我一样，裤腿挽着，一双光脚。本来他走路的神态是安详、从容的，嘴里象还在哼着什么歌。这会儿看见了我，突然变得有点不好意思起来，一下子低下了头，歌也不哼了。他大约打算从我身边默默地走过去，正在这时，我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招呼了他一声，他便停住了脚步。招呼了，我又有几分后悔，意识到自己披头散发，光着脚丫，那是一副什么怪模样？况且是在一个陌生男子面前！我揉了揉自己的头发，感觉脸有点发烧，迟迟疑疑地说：

“你，你也是画画儿的吧？”

“我是江南来的，美术学院的，”

他态度稳重、温和，近看细皮白肉，完全象个童稚未脱的大孩子。但谈锋很健，用略带浙江口音的普通话告诉我，他的几个“头一回”：“头一回”到北方，“头一回”到敦煌来，所以有许多新鲜的感觉。今天他也是头一回上这儿来。看见了这样辽阔、壮美、寂寥的大漠，他不禁有几分狂喜，又有几分忧郁。是的，他也用了“忧郁”这个词儿。整个下午，他都待在这片沙原上，连晚饭都没回去吃（自带了些干粮）。出了沙原，发着草，天空的云，又两三危山……都是些小素描。为了看看沙浪的各种形态，便又从萧边的一个坡坎下去，下到了更大的一片沙原上……我也免不了简单地介绍自己的身份。我们正说着话，突然他兴奋地打断我：“快看，落日！”

啊，这是沙原上的落日！太阳是那样血红，紧紧贴近了地平线。那面临落日的沙原泛着红光，一片宁静、圣洁般的红光，是我从来没见过。太阳沉落得很快，刹那间，一团火球腾地被无垠的沙海“吞”没了。天空、大地变得更加静谧。天空由青白变成灰青色，沙海由橙色回复到沉静的黄色，“海”、天相接处，最后的线条越来越模糊……我两人全神贯注地看了这日落的全过程，没说一句话，好象怕破坏了这大漠上独有的庄严、肃穆的美……

这是两个陌生青年人偶然相遇，共度了一个独特的黄昏。

头一回邂逅，我们甚至忘了通报彼此的姓名，我那时也还不知道他已经毕业，留校当了助教。有印象的是他对西北原野广阔、博大、浑厚的气派赞不绝口，这和我感受、喜爱差不多。

隔了几天，黄昏后，我穿过那老匾题的“三危摇胜”的牌楼，过了大泉桥，信步

朝三危山的方向走去。这夜月色很好，回看来路，莫高窟的洞窟群，在灯光、月影、树影交错下，显得迷离、朦胧，更添了神秘的色彩，比白天所见更加迷人。但是我此刻的兴致是在三危山，我决意趁着月色，在三危山山底下去探探胜。三危山在我心中曾经是多么遥远，然而在我来莫高窟途中，在汽车上，我第一眼认出了它。它的山形是那样独特而怪异，又好像同我头天梦见的没有两样，因而对我具有神秘而又亲切的吸引力。月光照临着路边大大小小的佛塔，据说这是远古和尚们的坟。绕出这些佛塔，便是一道道沙岗、沙丘了。这儿全是沙的丘和谷，除了白天偶见的牧羊人，没有什么村落、人家；除了野兔、旱獭，据说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野兽，因此我放心大胆地往前走。沙海在月光的照耀下，象水波，象雪浪，有时又象沉睡的盐。脚踩在沙丘上有一种松软、清腻感。有时我索性象小时候玩滑梯那样，坐下来，从一道沙丘上“咚”地冲下去，别有一种飘飘欲仙的快感。月光给三危山重又造型、化妆，有阴影，也有闪闪发亮处，那三个倾斜的山头，此刻看上去极象三位俯瞰大地的老头儿，他们生命力永不衰竭，永远是历史的见证人，只不过保持一种高贵的缄默罢了。神秘的三危山，就在我眼前，但它似乎仍然那样遥远，遍不可近。今夜的月光这般好，这三危山下神秘的月色，只有我独个儿享受了。

我从谷底攀到一座沙丘顶上，这里是观察山峰、月色、沙海最好的位置。静静地，没有任何声响，好象回到了远古年代；又象是乘坐一艘月光之船，摇曳于太空之中……

突然听见一声响动，打破了寂静，我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！我看见一个人，坐在另一座沙丘上，白衬衣，黑裤子，他的背影对着我，我差点吃惊地叫出声来。正巧他回过头朝我望了望。影影绰绰，我看见这人的神态面孔好象有点熟悉。豁出去了！上前去看个究竟。啊，原来又是他！这回，他的神情更加自然、亲切。他站起来，主动、热情地同我招呼：“你来了！”

我心里又是欣喜又有点紧张，没法解释，还是解释了……

“我自己散步到了这儿……可不是……你不以为是在打扰吧？”

“哪里哪里。我原先邀了个伙伴，他没有兴致，走到半路，又折回去了……”

“你看这月光多好，三危山又是多么神奇、美丽！”

“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我感觉好象要来个人，没想到是你。”他得意地笑了。我也禁不住抿着嘴笑了：“你来了多半天？”

“我下午就在这里画画。后来回去了。为了趁着月色多看看，吃了晚饭又来了。”几句话缩短了彼此间的距离，心灵一下沟通了。

我们不再顾忌，他细心地拿出一张纸给我当坐垫，我们并肩坐在一起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对我说：“你听见了吗？是不是有一种音乐伴着我们？这音乐和三危山、莫高窟、鸣沙山的环境是一体的。它响彻在天空之中，有时又化为细流似的音响？”

在三危山、鸣沙山和莫高窟之间，似乎万籁俱寂，连蛙声、虫鸣都听不见。但是细一辨认，我确实听见了一种乐曲，那美妙的旋律，迷人的音色，飘逸昂扬之中伴着柔婉，还略带点儿忧伤；有时喜悦欢欣，有时如诉如怨……是我平生从未领略过的。这是荡漾心灵的乐曲，就象白天我们看见的那些美丽的画面，线条的韵律……我沉醉了。在我脑子里，以后还时常回响起这最初的旋律……

暑假结束后，我们确定了关系。毕业分配，我坚定地申请到敦煌来，如愿以偿。一年后，他辞去了教学职务，也来到敦煌，我们结婚了，他就是你将要看见的孩子他爹。

（插图：李伯安）



吐鲁番的葡萄甜吗

〔蒙古族〕 佳峻

原谅我，我必须敲他房间的門。在这寂靜的午夜时分，为什么会响起悠扬的、古朴的唢呐声？我断定，他会告诉我。

我走到他房間的門前，看到里面的灯光，感谢上帝，他没睡觉。但这种打扰，他会怪罪吗？在乌鲁木齐昆仑宾馆，他住在我对面的房間，偶尔碰头，他总是谦和地一笑，那笑容，落落大方，令人会在亲切中产生敬意。游天池时，我又在游船上碰到他，他多么幸运，一位哈萨克牧民送给了他一朵天山的雪莲。只能在画报、电影和电视中看到的雪莲，拿在他手里，我羡慕，也有点眼红，不时贪婪地盯几眼雪莲。这位乍看上去二十七、八岁的年轻人，是教师？是职员？那气质更像是诗人，他多么敏感！他漫不经心地把雪莲递给了我：

“你们那里大概没有这种花吧？天山的雪莲。”

“噢呀，香港哪里会有这种神奇的花？”我一定脸红了，伸手接过花来，忙不迭地说：“谢谢！谢谢！”

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，不再看我，仰望着天池四周云杉耸立的天山群峰。他沉思的神色，使我不敢再多说话打扰。当我从服务员那里知道他要在今天赶到吐鲁番时，不知是想多听他讲点什么，还是从心里感到他可靠，也断然决定启程到吐鲁番来。我们乘同一辆面包车，穿越戈壁，在暮色苍茫时，来到了这令人神往的吐鲁番。现在，在吐鲁番梦境般的夜里，居然响起了唢呐声，好奇心促使我必须问个清楚。

我鼓起勇气，敲响房門。他开了門，礼貌地笑道：“夜深了，您还没有休息？”

“先生，我想问您——”我想用大陆上的称呼“同志”，但又怕不得体。

“小姐，有什么尽管说吧。”

“先生，您听到唢呐声了吗？”

他扭身在衣架上取下了一件外衫，披在身上，走出房門：“小姐，我陪您去看看，这很有点特色，这是维吾尔族的一家在明天举行婚礼前，用唢呐通知亲朋好友。您在内地旅游遇到了这样的喜庆场面，回到香港可以是一个很有兴味的话题。”他让我也加穿衣服，吐鲁番的秋夜小有凉意。

我们追寻唢呐声，走到了吐鲁番清真寺对面临街的一家門前，这里聚集了很多维吾尔族同胞。人们请我们进家，铺着的大地毯，挂着的火墙毡，让我体味到了异域风俗的美，印象最深的，是有华丽枕套的枕头横放在被子上，成为装饰品。感情的主人用奶茶、糖、各种奶食款待我们，我有受宠若惊之感。主人邀请我们第二天下午二时来参加他们的婚礼。

告别了笑容满面的维吾尔族同胞，我和他返回招待所。路上，我问道：

“先生，我怎样称呼您？”